

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

胡适选本

水浒续集

水浒后传



广州出版社

陈忱著
胡适作序

水浒续集

水浒后传

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

胡适选本

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

责任编辑 赵辛予 周伟励 杨向群

封面设计 蒙复旦

△ 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 △

水浒续集·水浒后传

陈 忱 著

胡 适 作序

出版
广州出版社 发行

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)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1.875 印张 2 插页 30.7 万字

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 册

ISBN 7-80592-424-4/I·134

定价：16.50 元(平)
20.00 元(精)

亚东版古典小说系列

简 介

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一个弥足珍贵的版本。

本系列是二三十年代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一套古典小说。由现代文化巨匠胡适选定版本，集中了一批国学大师陈独秀、钱玄同、俞平伯、徐志摩、孙楷第等进行考订整理，再由校点名家汪原放、汪协如、汪乃刚等予以校勘、标点、分段，其版本选择之严谨、考证之缜密、校勘之精良、标点之准确，使之成为古籍整理的经典之作。

如今横排重版，宝典再次问世，诚为福音，以飨读者。

页一七八)和宋江之死一段(《文存》三,页一六七)。现在我且引鲁智深圆寂一段:

却说鲁智深、武松在六和寺中安歇。是夜智深忽听江潮声响,起来持了禅杖抢出来。众僧惊问其故,智深曰:“洒家听得战鼓响,俺要出去厮杀。”众僧笑曰:“师父错听了。此是钱塘江上潮信响。”智深便问:“怎的叫做潮信?”众僧推窗,指着潮头,对智深曰:“这潮信日夜两番来。今朝是八月十五日,子时潮来。因不失信,谓之潮信。”鲁智深看了,大悟曰:“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咐俺四句偈曰:‘逢夏而擒,’前日捉了夏侯成;‘遇腊而执,’俺生擒方腊;‘听潮而圆,见信而寂,’俺想应了此言。”便问众,如何是圆寂。众僧曰:“佛门中圆寂便是死。”智深笑道:“既死是圆寂,洒家今当圆寂,与我烧桶汤来,洒家沐浴。”众僧即去烧桶汤来。智深洗沐,换一身净衣,令军校去报宋江,“来看洒家。”又写了数句偈语,去法堂焚起真香,在禅椅上,左脚踏右脚,自然而化。

及宋江引众头领来看时,智深在禅椅上不动了。看其偈曰:平生不修善果,只爱杀人放火。忽地顿开金枷,这里扯断玉锁。钱塘江信潮来,今日方知是我。这种写法,自不是俗手之笔。又如末回写宋徽宗在李师师家中饮酒,醉后入梦,梦游梁山泊一段:

上皇到忠义堂前下马。上皇坐定,见阶下拜伏者许多人。上皇犹豫不定。宋江向前垂泪启奏曰:“臣等不曾抗拒天兵,素秉忠义。自从陛下招安,南征北讨,兄弟士中损入。臣蒙陛下命守楚州,到任以来,陛下赐以药酒,与臣服讫。臣死无怨,但恐李逵知而怀恨,辄生异心,臣亦与药酒饮死。吴用、花荣亦忠义而皆来,在臣冢上俱备自缢身死。……申告陛下,始终无异,乞陛下圣鉴。”上皇听了大惊,曰:“寡人亲差天使,御笔印封黄酒。

不知何人换了药酒赐卿。……卿等有此冤屈，何不诣九重深处，显告寡人？”

(二)

宋江正待启奏，忽见李逵手把双斧，厉声叫曰：“无道昏君，听信四个贼臣，屈坏我们性命！今日既见，正好报仇！”说罢，轮起双斧，迳奔上皇。天子吃这一惊，忽然觉来，乃是一梦。睁开双眼，见灯烛荧煌，李师师犹然未寝。

……

这种地方都带有文学意味。

《征四寇》的内容可分六大段：

(1)梁山泊受招安的经过，——第一回至第十一回。

(2)征辽，——第十二回至第十七回。

(3)征田虎，——第十八回至第二十八回。

(4)征王庆，——第二十九回至第四十回。

(5)征方腊，——第四十一回至第四十七回。

(6)结束——末二回。

关于这几部分的考证与批评，我在前两篇《水浒传考证》里已约略说过了。（看《文存》三，页一二四——一二六；又三，一五七——一七一。）我希望读者特别注意此书中写王庆和柳世雄和高俅的关系一大段，用这一段来比较今本《水浒》第一回写高俅、王进、柳世权的关系的一段。（看《文存》三，一五九——一六一。）这种比较是很有益的，不但可以看出今本《水浒》的技术上的优点，还可以明了《征四寇》在“《水浒》演进史”上的位置。

我在《水浒传后考》里曾略述百廿回本《水浒传》的价值，并且指出百廿回本写田虎、王庆的部分，和百十五回本有大不相同的地方。（《文存》三，页一六四——一六六。）现在百十五回本已在这里保存了。今年上海涵芬楼收买到百廿回本的《水浒传》，前有“发凡”十一条，有杨定见序，与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所藏本相同。听说此书不久也要排印出版。从此百十五回本与百廿回本都重在人间流通了，研究《水浒传》的人又可添许多比较参证的材料了。

(二)

《水浒后传》四十卷，原称“古宋遗民著，雁宕山樵评。”俞樾据沈登瀛《南浔备志》，考定此书是雁宕山樵陈忱做的。今年承顾颉刚先生代我在汪日桢《南浔镇志》里寻出许多关于陈忱的材料，竟使我可以做陈忱的略传了。

《南浔镇志》卷十二，页廿二上云：

陈忱，字遐心，号雁荡山樵。其先自长兴迁浔，阅数传至忱。《研志居琐录》读书晦藏，以卖卜自给。《范志》究心经史，裨田野乘无不贯穿。《董志》好作诗文，乡荐绅咸推重之。惜贫老以终，诗文杂著俱散佚不传。《琐录》

这部志的体裁最好，传记材料俱注明出处。《研志居琐录》是范颖通的，《董志》是乾隆五十一年董肇镗的《南浔镇志》，《范志》是道光廿年范来庚续修的。

在《著述》一门里，有一四二一第，二《研志居琐录》。陈忱《雁宕杂著》(佚)并《雁宕诗集》二卷(未见)汪氏注云：

按《范志》，忱又有《读史随笔》。考——顺治中，秀水又有一陈忱，字用夏，甲午副贡，著《诚齐诗集》，不出户庭，录《读史随笔》《同姓名录》诸书。……《范志》因以致误。……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一〇七二页上说：陈忱，清秀水人，字遐心，有《读史随笔》。这也是把南浔的陈忱和秀水的陈忱混作一个人了。《汪志》卷三十，页十七，又云：……《汪志》卷三十，页十七，又云：……弹词则有陈忱《续廿一史弹词》，曲本则有陈忱《痴世界》，……演义则有……陈忱《后水浒》。此类旧志不免阑入，

今悉不载。

据此看来，陈忱做的通俗文学颇不少，可惜现在只剩这部《后水浒》了。《后水浒》开篇有赵宋一代史事的长歌一首，还可以考见他的《廿一史弹词》的一部分。

《汪志》卷三十五，为《志余》，也有几段关于他的话：

[《南浔备志》]陈雁宕忱，前明遗老，韩纯玉《近诗兼逸集》以“身名俱隐”称之。生平著述并佚。惟《后水浒》一书，乃游戏之作，托宋遗民刊行。

这就是俞樾所根据的话。《后水浒》绝不是“游戏之作”，乃是很沉痛地寄托他亡国之思，种族之感的书。当时禁网很密，此种书不能不借“古宋遗民”的名字。今本《水浒后传》里还有几处可以看见著者有意托古的痕迹。第一是雁宕山樵的序末尾写“万历戊申秋杪。”万历戊申（一六〇八）在明亡之前三十五年；这明明是有意遮掩亡国之痛的。第二，是原书有“论略”六十多条，末云：“遗民不知何许人。以时考之，当去施罗之世未远，或与之同时，不相为下，亦未可知。元人以填词小说为事，当时风气如此。”这竟是把此书的著作人硬装在元朝去了。第三，“论略”末又云：“此藁近三百年无一知者。闻向藏括苍民家，又遭伦父改窜，几不可句读。余悬重价，久而得之。……”著者本是湖州南浔人，既自称雁宕山樵，又把此书的来源推到“括苍民间”去，使人不可捉摸。我们看他这样有心避祸，更可以明白他著书的本旨了。

《汪志》卷三十六引沈彤《震泽县志》云：

国初吾邑（震泽）之高蹈而能文者，相率为惊隐诗社，四方同志咸集。今见于叶桓奏诗稿与其他可考者，若上……陈忱雁宕，……玉峰归庄玄恭，顾炎武宁人，……同邑吴炎赤溟，……王锡闾兆敏，潘恂章力田。……（原文列举四十余人，今仅举其稍知名者六人为例。）于时定乱已四五年；迹其始起，盖在顺治庚寅（七年，西一六五〇，明亡后七年。）诸君以故国遗民，绝意仕进，相与遁迹林泉，优游文酒；角巾方袍，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……其后史案株连，同社

有罹法者，社集遂散。（此指潘吴史案。）

这一段可见陈忱是明末遗民，绝意不仕清朝的。他的朋友多是这一类的亡国遗民。这一层很可以解释他托名“古宋遗民”的意思了。

颉刚从《汪志》里辑得陈忱的遗诗三首：

明陈忱敬夫（颉刚案，据此，可知其字为敬夫。）

《移居西村》二首

流离怜杜老，还做溪西居。水作孤村抱，门开烟柳疏。裹沙移药草，带雨负残书。世故虽多舛，南薰且晏如。

溪上云林合，茅茨落照边。奇情负山水，杂兴托园田。老去诗真误，贫来家屡迁。苍西清绝处，栖逸在何年？

《过长生塔院》，《访沈云樵徐松之》，《兼呈此山师》

寺门松动影离离，纵目西郊欲雪时。故国栖迟遗老在，新亭慷慨几人知？愁深失计三年别，乱极犹谈一日诗。虽是支公起物外，岁寒堂里亦低眉。

这诗里的此山和尚也是一个遗老，原姓周，名蔚，字澹城；他本是一个秀才，明亡后便做了和尚。长生塔院是他为他的师父明闻募建的，遗民黄周星题岁寒堂匾额。（汪志卷十五）黄周星字九烟，明朝遗臣，流寓在南浔，康熙间投水死。黄周星和吕留良（晚村）往来最密，晚村的《东庄》诗存里有许多赠他的诗。内有《寄黄九烟》一诗首句云：“闻道新修谐俗书，文章卖买价何如？”自注云：“时在杭，为坊人著稗官书。”可见当时那一班遗民常常替书坊编小说书为糊口计。这部《水浒后传》也许是陈忱当时替书坊编的。

陈忱的生卒年月，现已不可考了。他的自序假托于一六〇八，而他们的诗社起于一六五〇；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生于万历中叶，约当一五九〇；死于康熙初年，约当一六七〇，年约八十岁。郑成功据台湾在一六六〇年。《水浒后传》写的暹罗，似暗指郑氏的台湾，故我们假定陈忱死在康熙时。

（三）

《水浒后传》里的人物，除了几个后一辈的少年英雄之外，都是《前传》里剩余的人物。《后传》的领袖是混江龙李俊。《忠义水浒传》第九十九回曾说宋江征方腊回来，到了苏州，李俊诈称风疾不起；宋江行后，李俊和童威、童猛三人自来寻费保等；他们到榆柳庄上，把家财卖了，造了大船，多贮盐米，开出太仓港，入海，到外国去。后来李俊做了暹罗国王，童威等俱做官人。（此据日本译本）这就是《后传》里李俊做暹罗王的故事的根据。《后传》因为《前传》有这样的一段故事，故不能不认李俊为主要人物，既认了一个浔阳江上的渔户作主要人物，自不能不极力描写他一番。《后传》第九回里写李俊“不通文墨，识见却是暗合，”这便是古人描写刘邦，石勒的方法了。

但《后传》的主要人物究竟还要算浪子燕青。凡是《后传》里最重要的事业，差不多全是燕青的主谋，所以后来在暹罗国里李俊做了国王，柴进做了丞相，燕青便做了副丞相；燕青是奴仆出身，故首相不能不让给门阀光荣的柴进；然而燕青却特别加封文成侯，特赐“忠贞济美”的金印，这又可见著者对燕青的偏爱了。本来在《前传》里，燕青已立了大功，运动李师师，运动徽宗，以成招安之局，都是他的成绩。末段征方腊回来，燕青独能看透功成身退之旨，飘然远遁，留诗别宋江道：

情愿自将官诰纳，不求富贵不求荣。身边自有君王赦，淡饭黄齑过此生。

这种地方，都可见百回本的著者早已极力描摹燕青的才能和人格；《后传》里燕青地位之高也是很自然的。

《水浒后传》是一部泄愤之书，这是著者自己在《论略》里说过的。他说：《后传》为泄愤之书；愤宋江之忠义而见鸩于奸党，故复聚余人而救驾立功，开基创业；愤六贼

之误国，而加之以流贬诛戮；愤诸贵幸之全身远害，而特表草野孤臣重围冒险；愤宦宦之嚙民饱壑，而故使其倾倒宦囊，倍偿民利。

这是著者自己对于此书的意见。我们看他举出的四件事，第四事散见各回，不便详举；第一事在第三七八回，第二事在第二十七回，第三事在第二十四回。这都是著者寄托最深，精神最贯注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特别提出来，以表示这书的真价值。

(一)救国勤王的运动：《后传》描写北宋灭亡时的情形，处处都是借题发泄著者的亡国隐痛。第七回先写赵良嗣献计，联合金国，夹攻辽国；第十五回写此策之实行，写燕、云的收复；第十九回写宋朝纳张昺之降，与金国开衅，金兵大举征宋。在第十九回里，徽宗传位于太子，改元靖康；呼延灼父子随梁方平出兵防黄河；次回写汪豹内应，献了隘口，呼延灼父子被困，金人长驱渡河。第二十二回里，金兵进围汴京。第二十三回写姚平仲之败，郭京法术不灵，汴京破了，二帝被掳，康王即位于南京。

以上写北宋的灭亡，虽然略加穿插，大体都不违背历史的事实。第二十五回写金人立刘豫为齐帝，大刀关胜不肯降金，刘豫要将他斩首，幸得燕青用计救了他。此事也有历史的根据。《金史刘豫传》说：

关胜者，济南骁将，屡出城拒敌。豫杀胜出降。又《宋史刘豫传》说：

刘豫怨前忿，遂蓄反谋，杀其将关胜，率百姓降金。百姓不从，豫缢城纳款。

又王象春《齐音》云：

金兵薄济南，守将关胜善用大刀，屡战兀术。金人诱刘豫，诱胜杀之。（此据梁学昌《庭立记闻》上，页廿五引。

原书未见。但梁氏说：“是胜未尝降金也，《宋史》误。”今按《宋史》并未言关胜降金，不误。）

第二十六回写饮马川的好汉李应、燕青等大破刘豫的金兵。大

胜之后，他们决议“去投宗留守，共建功业，完我弟兄们一生心事。”他们南行时，在黄河渡口，遇着叛臣汪豹和金国大将乌禄的大兵，打了一仗，杀败金兵，生擒汪豹，用乱箭把他射死。但宗泽已呕血死了，兀术南下，汴京再陷，饮马川的豪杰无处可投奔，只好上登云山去落草，暂作安顿。这一班合人个因敌国时和朝一市靠干梁，因国李俊《后传》写这班梁山泊旧人屡次想出来勤王救国，虽多是悬空造出的事实，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。关胜之死于国事，是正史上有记载的。当时人心思宋，大河南北，豪杰并起，收拾败残之局，以待国家大兵，——这是宗泽、岳飞诸人所常提及的事。直到二三十年后，山东尚有耿京、辛弃疾南归的事。所以我们可以说《水浒后传》所说勤王的豪杰，虽出于虚造，却也可代表当时的人心。

众豪杰后来都到暹罗去了，但他们终不忘故国，故第三十七回特写宋高宗在牡蛎滩上被金兵困住，李俊、燕青等领水师，攻破阿黑麻的兵，救了高宗。这一段故事全是虚造的，但著者似乎有意造出此段故事来表现他心里的希望。那时明永历帝流离南中，郑成功出没海上，难怪当日的遗民有牡蛎滩救驾，暹罗国酬勋的希望了。

(二) 诛杀奸臣的快事。金兵围汴京时，钦宗用当时的公论，贬逐一班奸臣。《水浒后传》为省事起见，把这班贬逐的奸臣分作两组。王黼、杨戩、梁师成为一组，押走播州。李纲与开封府尹昌商议，派勇士王铁杖跟他们去，到雍丘驿，晚上把他们都刺死了。(第二十二回)这事也有根据。《宋史》《王黼传》云：

金兵入汴，黼不俟命，载其孥以东。诏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，籍其家。吴敏、李纲请诛黼，事下开封尹聂山。山方挟宿怨，遣武士摄及于雍丘南辅固村，戕之民家，取其首以献。帝以初即位，难于诛大臣，托言为盗所杀。

杨戩死于宣和三年，死时还赠太师吴国公。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，开封府吏护至贬所，在路上把他缢死了，以暴死奏闻，诏籍其家。这件事似乎也是聂山干的。陈忱把这三个人凑在一起，把那善终的杨戩也夹在里面，好叫读者快意。

还有那蔡京、蔡攸、童贯、高俅的一组的结局，却全是陈忱想像出来的了。按《宋史》蔡京贬儋州，行至潭州病死，年八十。蔡攸逐后，诏遣使者随所至诛之。高俅得善终，事见宋人笔记。童贯窜英州，未至，诏数他十大罪，命监察御史张徽追至南雄，诛之，函首赴阙，梟于都市。陈忱却把这四个人合在一组，叫蔡京主张改装从小路往贬所去。不料行到了中牟县，被燕青遇见了。燕青走来对李应众人说道：“偶然遇着四位大贵人，须摆个盛筵席待他。”这个盛筵席果然摆好了。

酒过三巡，蔡京、高俅举目观看，却不认得。……又饮不够多时，李应道：“太祖皇帝一条杆棒打尽四百军州，挣得三万里江山，传之列圣。道君皇帝初登宝座，即拜太师为首相，……怎么一旦汴京失守，二帝蒙尘，两河尽皆陷没，万姓俱受灾殃？是谁之过？”

蔡京等听了，踌躇不安，想道：“请我们吃酒，怎说出这大帽子的话来！”面面相觑，无言可答，起身告别。

李应道：“虽然简裘，贱名还未通得，怎好就去？”唤取大杯斟上酒，亲捧至蔡京面前，说道：“太师休得惊慌。某非别人，乃是梁山泊义士宋江部下扑天雕李应便是。承太师见爱，收捕济州狱中，幸得救出，在饮马川屯聚，杀败金兵；今领士卒去投宗留守，以佐中兴。不意今日相逢，请奉一杯。”……蔡京等惊得魂飞魄散，推辞不饮，只要起身。李应笑道：“我等弟兄都要奉敬一杯。且请宽坐。”

接着便是王进和柴进起来数高俅的罪状。裴宣起来，舞剑作歌，歌曰：

皇天降祸兮，地裂天崩。二帝远狩兮，凜凜雪水。奸臣播弄兮，四海离心。今夕殄灭兮，浩气一伸！押差官起来告辞，樊瑞圆睁怪眼，倒竖虎须道：你这甚么干鸟，也来讲论！我老爷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这四个奸贼不要说把我一百单八个弟兄弄得五星四

散，你只看那锦绣般江山都被他弄坏，遍天豺虎，满地尸骸，二百年相传的大宋，瓦败冰消，成甚么世界！今日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！……你这干鸟，若再开口，先砍你这颗狗头！

底下便是一段很庄严沉痛的文字：

李应叫把筵席搬开，打扫干净，摆设香案，焚起一炉香，率领众人望南拜了太祖武皇帝在天之灵，望北拜了二帝，就像启奏一般，齐声道：“臣李应等为国除奸，上报圣祖列宗，下消天下臣民积愤。”都行五拜三叩头礼。礼毕，抬过一张桌子，唤请出牌位来供在上面，却是宋公明、卢俊义、李逵、林冲、杨志的五人名号。点了香烛，众好汉一同拜了四拜，说道：“宋公明哥哥与众位英魂在上：今夜拿得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蔡攸四个奸贼在此。生前受他谋害，今日特为伸冤。望乞照鉴！”

蔡京等四人尽皆跪下，哀求道：“某等自知其罪；但奉圣旨，去到儋州，甘受国法。望众好汉饶恕！”

李应道：“……你今日讨饶，当初你饶得过我们过吗？……只是石勒说得好：王衍诸人，要不可加以锋刃。前日东京破了，有人在太庙里看见太祖誓碑：‘大臣有罪，勿加刑戮’，载在第三条。我今凛遵祖训，也不加兵刃，只叫你们尝尝鸩酒滋味罢！”

唤手下斟上四大碗。蔡京、高俅、童贯、蔡攸满眼流泪，颤笃速的，再不肯接。李应把手一挥，只听天崩地裂，发了三声大炮；四五百人齐声呐喊，如震山摇岳，两个伏事一个，扯着耳朵，把鸩酒灌下。

不消半刻，那蔡京等四人七窍流血，死于地下。……

李应叫把尸骸拖出城外，任从鸟啄狼餐。

这一大段“中牟县除奸”的文章，在第二流小说里是绝无而仅有的。这都因为著者抱亡国的隐痛，深恨明末的贪官污吏，故作这种借题

泄愤的文章。他的感情的真挚遂不自由地提高了这部书的文学价值了。

(三)黄柑青子之献。这一段是《水浒后传》里最动人的文章。徽、钦二帝被掳之后，杨林、戴宗要回到饮马川去了，燕青不肯走，说：“还有一段心事要完。”次早燕青扮做通事模样，拿出一个藤丝织就紫漆小盒儿，口上封固了，不知甚么东西在里面，要杨林捧着，从北而去。他走进金兵大营里去，杨林见了那大营的军容，不觉寒抖不定；燕青神色自若，居然骗得守兵的允许，进去朝见道君后帝。

……道君皇帝一时想不起，问：“卿现居何职？”燕青道：“臣是草野布衣；当年元宵佳节，万岁幸李师师家，臣得供奉，昧死陈情；蒙赐御笔，赦本身之罪，龙劄犹存。”遂向身边锦袋中取出一幅恩诏，墨迹犹香，双手呈上。道君皇帝看了，猛然想首，道：“元来卿是梁山泊宋江部下。可惜宋江忠义之士，多建大功；朕一时不明，为奸臣蒙蔽，致令沉郁而亡。朕甚悼惜。若得还宫，说与当今皇帝知道，重加褒封立庙，子孙世袭显爵。”燕青谢恩，唤杨林捧过盒盘，又奏道：“微臣仰窥圣颜，已为万幸，献上青子百枚，黄柑十颗，取苦尽甘来的佳讖，少展一点芹曝之意。”齐眉献上，上皇身边止有一个老内监，接来启了封盖。道君皇帝便取一枚青子纳在口中，说道：“连日朕心绪不宁，口内甚苦；得此佳品，可以解烦。”叹口气道：“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，拖金曳紫；一朝变起，尽皆保惜性命，眷恋妻子，谁肯来这里省视！不料卿这般忠义！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！朕失于简用，以致于此。远来安慰，实感朕心。”命内监取过笔砚，将手中一柄金镶玉靶白纨扇儿，吊着一枚海南香雕螭龙小坠，放在红毡之上，写一首诗道：小斋二雅在，章文相。书籍县中。朝大一鼓。茄鼓声中藉巍茵，普天仅见一忠臣。若然青子能回

味，大赉黄柑庆万春！

写罢，落个款道：“教主道君皇帝御书”。就赐与燕青道：“与卿便面。”燕青伏地谢恩。

上皇又唤内监分一半青子、黄柑：“你拿去赐与当今皇帝，说是一个草野忠臣燕青所献的。”

……………

两个取路回来。离金营已远，杨林伸着舌头道：“吓死人！早知这个所在，也不同你来。亏你有这胆量！……我们平日在山寨，长骂他（皇帝）无道；今日见这般景象，连我也要落下眼泪来。”

这一大段文章，真当得“哀艳”二字的评语！古来多少历史小说，无此好文章；古来写亡国之痛的，无此好文章；古来写皇帝末路的，无此好文章！

《水浒后传》在坊间传本甚少，精刻本更不易得；但这部书里确有几段很精采的文字，要算是十七世纪的一部好小说。这就是我们现今重新印行这部书的微意了。

……

……